南江文鈔

南江文鈔卷九

餘姚　邵晉涵　二雲

年遐齡列傳

年遐齡漢軍鑲黃旗人由筆帖式陞兵部主事累遷刑部郎中康熙二十二年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巡視中城遷內閣侍讀學士二十七年陞宗人府丞尋擢內閣學士三十年二月授工部右侍郎三十一年二月轉左十月授湖廣巡撫三十八年十月奏言湖北武昌漢陽黃州安陸德安荊州襄陽等七府應徵匠班銀兩自明季迄今年代久遠匠役子孫或改圖別業遷徙逃亡或久

已故絕僅存戶籍裁價無徵所有匠役班價等銀一千一百八兩有奇有司欲副考成不得不代爲捐解或派累小民以求足額實屬官民交困查江浙二省因匠班無徵歸併地丁帶徵湖北事同一例請照江浙二省歸併地丁自康熙三十九年爲始刊載全書照例徵收每畝加增不過絲毫爲數無多而賦無闕額官民俱免賠累矣部議從之四十年二月給事中馬士芳疏劾遐齡徇庇屬員布政司任風厚老病廢弛不入大計得

旨年遐齡明白回奏任風厚來京引見遐齡覆奏稱風厚辦事老成並無遺誤三月風厚抵京引見

上諭大學士等曰任風厚來見其年尚未甚老可以辦事如爾諸臣俱係老年坐而辦事必須老成歷練方能得當州縣官則不可若道員以上必以年長者爲佳不惟此也凡一省易一大吏一方百姓不能無累外官惟以清廉爲要如任風厚累係不堪總督郭琇豈肯徇庇任風厚仍赴原任馬世芳參奏不實以言官免其議處七月遐齡奏參黃梅縣知縣李錦於本年應徵地丁銀尚有三千一百六十五兩零未解明係虧空請革職究追尋又言黃梅縣會集萬餘人閉城三日不容署事知縣泣任革職知縣李錦無從出城得

旨交總督郭琇嚴審速奏八月郭琇疏言黃梅縣未解銀三千一百六十五兩實係民欠隨於七月催徵全完知縣李錦任內並無虧空黃梅百姓因李錦平日居官清廉聞其解任一時圍集多人蜂擁不散生員吳士光等許爲約人赴省懇留久始解散亦無違抗情形請令李錦仍任黃梅知縣吳士光等復其衣頂奉

旨凡官員去留之權豈可令百姓干預聚衆肆行之風亦漸不可長該督撫庸懦無能平時不能約束軍民及至事出專務遮飾苟且議結殊屬不合李錦居官雖優不可仍留黃梅知縣任著令其來京於直隸附近地方

員缺用吳士光等復其衣頂亦屬不合著解部發遣奉
天郭琇年遐齡降一級留任四十三年正月遐齡自陳
年逾六十衰疾日甚懇請休致得
旨準其原官休致雍正二年以次子羹堯平青海功
恩加太傅一等公
賜雙眼孔雀翎三年十二月羹堯獲罪議政大臣等議
以羹堯父遐齡兄希堯俱應緣坐論斬如律奉
恩旨年羹堯剛愎殘逆之性朕所夙知其父兄之教不
但素不聽從而向來視其父兄有如草芥年遐齡年希
堯皆屬忠厚安分之人著革職寬免其罪五年五月卒

年八十三

特恩還原職致祭一次

浙江布政使孫公家傳

公諱含中字象淵號西林山東昌邑人祖諱乾元父諱爾周並以經術起家居官著聲績公少承家學課經史有常度不自假借讀書至丙夜無倦容隨侍宦遊襦袍布履周旋紈綺間儵然自遠慎交遊坦懷誠告終日無戲言蓋儉靜勤愨其天性然也乾隆癸酉舉於鄉辛巳會試中式癸未補 殿試選庶吉士散館改戸部廣東司主事戊子典河南鄉試庚寅復爲貴州典試官轉江南司員外郎京察一等授浙江寧紹台道歷江南河庫道江蘇松太道擢陜西按察使晉浙江布政使所至稱

職公在京邸嘗與友人論政曰吏治之肅摄恆視表率者爲轉移夫分課以事徵驗於民屬吏之臧否易明也而上官意旨所向先爲其所窺而因以迎其機而售其私久且爲其所挾有自好者於此喜于更張示以不測月正布令而中旬更焉始則縛之如束溼救過不遑繼則遁事觀望冀幸於新令之有變通也而與爲嘗試吾聞規矩誠懸繩墨誠設無巧工不巧工咸得率程以臬事此在乎示民有常矣上游所轄其遊幕之士較量至於吏胥徒役之設數每多於令牧豈藉以居尊而處優哉國家之祿糈豐矣倚畀重矣左右之人環而相屬從

而假手焉甚且從而聽命焉已則憚勞而人皆惡遯乎已則席豐而謂人宜處瘠乎而又非挟摘爲明矯激以市聲譽也無私則不怒自威無怠則雖賾不胜又曰從政以濟人也事上接下政有常經不量上官調劑之苦心而徑遂從事莅下則不審其才之盈絀而遽責效焉於事曷濟吾聞和平以養福未聞悻直以取戾若夫名義所在利弊所關當官而行復何顧忌哉聞者心韙之顧或疑公夠畏謙抑未能悉如所言及歷官南北悉與所言符四十三年六月道竭得疾諄諄以民事爲念語不他及卒於位年五十遠近聞者哭失聲

論曰公仕京師寓後孫公圜余嘗見公門無雜賓圖書外無他嗜及公再莅浙中余適以修志在杭州始修詞館後進之禮謁公司署則公顛髮已半白矣余固疑公早衰又未嘗不歎公之恪恭奉職以圖報稱不自度其精力之難繼也公迎養其封公及太夫人於官署今年五月老人思歸故鄉嗣子若伊奉侍還里踰月而公歿公子若皐若夔在署弱齡未能撰行述公有故人曰蕭山汪輝祖走哭公退而語余曰公嘗稱道子之詩若文宜爲之狀余徵公家世及居官事蹟則汪君亦不克知其詳將俟訪求行事之備請排纂爲狀余固不敢辭也

既而客謂余曰近時治喪之辰必有狀誄以侑報謝之
篇今治喪有日矣恐不具公之宦蹟無以荅四方之賓
督余爲家傳夫流俗之文多鋪陳官爵以爲榮公之莅
政實有異乎流俗所爲者而鋪陳官爵之文又非余所
嫻習奚就平日所知於公者爲之傳以余之疏於文辭
固不難骫詘以從俗然公之宦蹟或因余文而晦能無
懼乎余讀太史公書其傳公孫成子諸人多引空言而
不敘實事然太史公傳循吏詳其事於世家而略於傳
所謂言各有當也今將謂公之政績不煩件繫而自可
表見於天下乎抑必詳其行事而始可以傳遠乎汪君

爲余言公治官書夜輒達旦不自覺勞勩初居耶署奉使清釐天津旗地單騎往返經旬而事集海防之任治河之方陳臬之法岳牧之治所至彖爲神明久而彌見燮戴若皐稍長當博訪故老補爲行述以備國史館之採擇焉會謂空言而無事實遂足以傳公乎哉

例授儒林郎李君家傳

李君長白字素心順天大興人祖登蛟封中憲大夫父澍山西大同府知府君早歲開敏讀書通大義性磊落遇人不爲諛諂熱直行其意通曉世務人以疑難告一言而決父之官山西留侍其祖能色養以國子監生考職以州同注籍鄉黨稱之曰李君質重而神遠千里才也乃未幾而遭家難先是大同公久官山右有循聲視民間利病力行之不計利害嘗發常平倉出陳易新民便之顧以強項不善事上官尤爲巡撫噶禮所嫉大同公娶於袁而宅袁有官御史者與噶禮有隙遂疑大同

公爲侍御私人也恚甚欲置之死掎摭無所得則以擅發常平爲罪當是時封公卒於里寢君方視含殮而大同之獄急君乃遣執友馮某馳之山西省視且出奇計以釋疑於行臺事得少緩然原疏稱盜用官錢甚夥大同公不置辨獄成吏責償官逋乃盡斥其生產不足又奔走求救於所知者或慰之曰孺子豈長貧賤哉事解者感動得貸三千金寄太原知府趙鳳詔代輸於官書行致通顯矣君流涕曰我知救父而已敢望榮名哉聞甫達而鳳詔亦被劾籍沒君恐其敗乃事而不能脫父於縲絏也夢寐中忽躍起數尺母拊慰之乃已會鳳詔

具以事白乃得以寄金償官如約久之卒得奉父歸里家雖貧暇輒治具召賓客宴樂以娛老時人爲之語曰廉吏可爲而不可爲不見李太守之瀕於死也廉吏不可爲而可爲不見李太守之有良子也君少有經世才驟遭困頓而卒能俯卹勞瘁以免親於難以終其天年其性有過人者要其才足以濟之自往來燕晉吏胥乘閒以恫疑恐喝風波之震撼無日無之然當事多感其誠臧獲亦相依不忍去異時山西急遞至都卒繫鈴於騾頸以相警及事平君聞道上鈴聲即色變曰我聞耶當輒心膽墮地蓋君一生精力盡此矣君頎而豐面頳

美髭鬚衣冠莊飭議論多慷慨見者皆以遠大相期而不知其終身於憂患也父卒後數年山西屬吏有以侵兵餉被劾者有司稽故牘令舊時統轄上官分償之移檄大興治親屬君當償二百金未幾復有屬吏被劾者如前制當分償六百餘金君計無所出約居待畀旋奉母喪葬畢而疾大作沈緜遂不起彌留猶以未完父事爲憾嗚呼其可哀也已君娶於徐有婦德徐早卒繼室以王能佐君盡其孝養教子有法後君二十二年卒君卒時年六十有一子二人兆嘉國子監生兆瑞雲南曲靖府平彝縣典史孫之英乾隆癸未進士

論曰私傳非古然東漢以來卽有之後之志者舊紀孝節者則別爲一帙如君所爲不誠合古之惇行歟君所遭至爲不幸而卒能全其志君可以無憾矣困極而亨衍慶於後嗣遹惟遠哉

徵士汪先生家傳

先生諱沆字西顥錢塘人系出唐越國公華後先世居徽州歙縣之槐塘村因自號槐塘考諱坤康熙甲午科舉人先生少穎異受學於厲徵君鶚得其指授卽有能詩聲爲學博涉無津涯歸於根極理要年二十餘以詩古文受知於學使王公蘭生補諸生當是時杭州才彥雲集先生以醇古淵茂之才爲時標準與杭先生世駿王先生曾祥符先生之恆張先生熷有松里五子之目總督李敏達公聘脩浙江通志及西湖志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

廷試額溢報罷游天津客查氏水西莊查氏故耽風雅
喜賓客奉先生主壇坫焉
詔徵研經績學之士大學士史文靖公將以先生薦侍
郎齊公召南先期致意先生謝曰某於經未有得也且
吾母老矣豈可久留都下哉遂歸先生以經學之徒不
見古今大全而務鉤釽章句碎義逃難審副實事率鑿
空而無依據其黠者又一切苟且徒文具無根源迺覃
思博綜究遺經以達諸史凡邊防軍政農田水利之沿
革四方疆域利病所在與夫風俗醇漓折獄輕重之情
頓五指而數之若振裘領幸遇

聖代治化郅隆憲章明備

五朝寶訓

硃批諭旨八旗通志氏族譜會典則例諸書宣示中外得以恭繹默識推廣學識嘗語人曰公等但知讀古聖人之書某所讀者

今聖人之書也聞者心折生平撰述多通達治體靳得實用不爲無益之言大府多招聘入幕代掌牋奏遇事必盡言言既行必盡力胥感其誠尤爲番禺莊公有恭所知久而彌篤先生之學雖未及光顯於時而陰受其澤者遠矣性肫摯執親喪哀毀盡禮終身孺慕兄浦有

學行省墓新安病卒子身扶柩歸以長子爲兄後事嫠嫂如母弟患羸疾護視之每飯必偕未嘗析箸姊適王氏病瞽迎養於家惠周羣從及戚黨爲舉殯者三十餘棺其孝睦之施於家政者如此先生尚廉約遇人和易飲酒數升不亂談諧間作諦聽之悉中倫理篤於交誼故人有貧窶者多方扶植之晚居鄉社編審師友遺集自定撰著里黨奉爲典型其庭訓曰人當以七本自持孝友爲立身之本勤儉爲居家之本謙讓爲處世之本讀書爲明理之本豫立爲行事之本謹言爲遠害之本而尤以閑邪存誠爲六者之本與日其顏諸堂諭者謂

先生克副斯言乾隆四十九年九月卒年八十有一有盤西紀游集沽上題襟集津門雜事詩靑囊解惑行世槐塘文稿四卷槐塘詩稿十六卷論語集註剩義一卷湛華軒雜錄四卷小眠齋讀書日札四卷詩話二卷全閩採風錄二卷蒙古氏族略一卷汪氏文獻錄十四卷新安紀程一卷槐塘識小錄一卷泉亭瑣事一卷說瘧一卷稿藏於家配吳氏子三人長彭壽卽爲兄後者也介壽早歿萘壽爲弟後孫四人曾孫五人

論曰丙辰舉制科者多雄駿君子先生曁元和陳安東莊俱爲當事所招致聆其議論賈太傅陸宣公之流也

學者讀其書可想見其爲人東莊負氣多與人齟齬而

先生和粹然則先生所養深矣

誥封奉政大夫章公家傳

公諱錦麟字玉書號石亭會稽人祖諱廷颺紹興府學生考諱允中廣西賓州州同擢永寧州知州永寧公生子五人公其長也章氏爲會稽望族然累世讀書不事家人產方永寧公之未遇也應順天鄉試不售考取史館謄錄留京師會紹興濱海潮溢里中饑公侍母家居或終日不得食母倪太宜人於敝篋撿得銀扣一令公入市易餈餌十二公持歸託言已食悉以奉母暨諸弟食自其少時至性已過人矣且執勞役析薪汲水習爲之不言苦故事史館纂修及謄錄月給餐錢有差公嘗

於冬月隨永寧公赴館支給衣破絮傴僂簷宇下持錢
出正陽門寒風射絮孔肌栗觸道旁冰澌顛躓復強起
兩踝盡裂既歸手握錢僵不可解倪太宜人爲之泣下
太宜人旋卒永寧公以敍勞注選吏部銓赴廣西貧不
克治裝則留諸子於京師獨之官時公弟存者二人俱
幼公晨執炊治食浣濯縫紉授衣以時弟倚兄如母永
寧公貽書曰兩稚累汝艮苦艮苦它日成立當勿忘汝
恩勤也踰兩年公念都中無可依者乃謀赴廣西以篋
貨二幼弟載一蹇驢已荷擔隨其後重趼數月乃達永
寧公勞之曰汝能自來且攜弟來耶吾得免倚望矣公

性警斂神明內含既習勞筋骨日益強賓州官署有後
圃暇日學射輒挽強弩迭命中營弁見者謝弗如永寧
公戒之乃折弓矢學書永寧公故稱善書者授以筆法
公好唐人歐陽詢顏眞卿書久學之遂復以善書名永
寧公尚淸操居官不名一錢方擢永寧州數月旋卒櫬
不克歸公終日號泣然義不受所屬賻遺淸江楊懿勤
公方爲廣西布政使聞而歎曰廉吏有令子宜哉分俸
贈焉公稍受之扶柩行至玉山履穿足盡腫匍匐山徑
擔夫憐之舁於擔上始得踰玉山旣歸復走京師扶倪
太宜人柩歸里免喪貧益甚仍走京師傭書以自給居

有間歎曰家世守詩書吾獨以貧廢學命也然吾聞之學不可以已吾其已乎於是購近代人所謂字書日識數十字尋繹幼時所習書及後來所見諸書推求義訓豁然意解久之遂通筆札以書計為戶部令史衣食稍給兩弟俱長成公始授室年三十餘矣旋輸貲以流外員用乾隆十三年分發山東是年山東飢檄赴高密監賑吏胥無中飽民感之明年補柴疌驛丞待驛卒有恩郵事無廢旋裁丞缺十四年改補淄川縣典史異時獄卒虐囚多設非法刑不時與飲食獄官漫不省或受獄卒歲時饋俤為弗知公至則日省視刑具召獄卒語以

仁義戒勿虐遇囚有疾給藥餌暑則與茗飲自公爲典
史囚無庾死者數從知縣捕蝗不遺力嘗曰捕蝗不難
難於不憚勞爾蝗易滋五更露下蝗翅不能翟集衆圍
繞持梃相批擊築坎以壅之昇炎火以焚之務盡殲乃
止稍遲至曉無及矣然公以久露處溼溽蒸鬱骭生瘍
老而不瘥亦不以自悔公好循行田野知土宜民以曲
直告數語立解縣人習而愛之雖婦穉亦稱之曰我公
及清理保甲公至村落望衙宇即歷數爲某某故城野
無伏慝暇則與縣之士大夫文酒相往來灑如也上官
亦稔知公欲與量移縣人留之公亦樂其土風在淄川

幾二十年嘗檄攝博山鄒平典史權淄川縣丞最後崔
尚書應階爲山東巡撫令公恭校繕
東巡金石錄公所至善於其職其文采亦足以自見云
三十三年以疾告歸未幾公仲子宗瀛官翰林四十二
年遇
覃恩
誥封奉直大夫翰林院庶吉士加三級四十五年
晉封奉政大夫翰林院編修加四級公之祖父俱封秩
如宗瀛官公受封家居十年飭治家廟惠周於戚黨先
是公所撫兩幼弟曰思仁曰錫爵公爲思仁入貲授四

川鹽茶庫大使卒於官錦豸客京師亦旋卒公恤其孀婦嫁其遺女以子宗源爲思仁後以宗海爲錦豸後公有季母嫠居事之盡禮撫教從弟錦春年幾弱冠而卒以子宗潢爲之後五十二年宗瀛乞假南還迎養公於京邸五十四年正月歿於邸寢年七十有六原配陳宜人繼配陳宜人有婦德子六人宗濂甘肅玉門縣典史次郎宗瀛四十年乙未科進士　文淵閣校理翰林院編修宗源五十一年丙午科舉人宗海宗潢俱國子監生宗溥孫男七人曾孫五人

論曰柴莊驛今改爲巡檢司郵政領於沂水縣宗瀛之

覲省前歸也過垛莊有驛卒年老矣詢知爲公子走謁
哭且泣自言昔時逮事公公之德驛中人至今傳之及
宗瀛奉公北上故時驛卒爭扶杖謁於道有泣下者至
齊河淄川人聞之遠涉道迎或進飲食曰吾公所嗜也
公歿淄川人在都者走哭其邸含公官止典史而遺澤
及人若此前史稱兩漢吏治最古朱邑桐鄉尤爲人傳
誦然朱邑故桐鄉嗇夫耳秩無崇卑視其政史稱廉平
不苛去後見思公之謂矣

宗人府府丞曹公家傳

公諱學閔字孝如號慕堂山西汾陽人祖諱應璽考諱日英俱縣學生贈太僕寺少卿公生有異稟幼時恆見有人左右之若世俗所繪社公者偶與人言遂不復見年十二喪父哀毀若成人事母克盡色養勵志力學爲諸生文譽騰踔乾隆六年舉於鄉計偕下第縱遊東南名山水嘗獨居杭州西湖襟懷散朗人莫能測既歸設教陽城里偕同志爲講學會造詣益邃居母憂嘗視窀穸惟謹十九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充 武英殿纂修官功臣館纂修官掌院劉文正公深契之奏

派翰林院辦事二十九年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尋轉刑科給事中巡視西城北城案無留牘姦宄屏迹公性樸誠耻自表襮求名譽居言職未嘗訐人陰私亦無所瞻顧胸有所見輒見諸言考覈典禮務折衷至當遇雨暘愆期惓惓於推廣德意

上以是知公條奏多

報可三十六年擢鴻臚寺少卿涔陟光祿寺少卿通政司參議太僕寺少卿中閒分校會試者一分校順天鄉試者一所得多知名士四十一年稽察右翼覺羅宗學

扈

蹕灤陽

召見

溫語移時僉謂公且大用矣四十三年因復陳舉人出

結事部議降調四十五年復補鴻臚寺少卿四十八年

擢內閣侍讀學士先是公在臺中嘗建言復辟雍古制

爲部議所格越十餘年

上定自

宸衷

詔建辟雍四十九年落成因追理公前奏

奬其參考古制獨抒所見公具摺謝有云小臣十數年

章奏猶在
聖主記憶之中一時傳爲異數云五十年預千叟宴
錫賚便蕃明年正月擢宗人府府丞仍稽察覺羅宗學
十月以疾請解任時公長子錫齡方以編修督學雲南
受代歸公每誨以圖報
國恩稍酬未竟之志五十二年十二月卒年六十有九
公居家孝睦連遭昆季之喪哀戚稱其情爲學求心得
不屑屑章句嫻習史傳好舉古人嘉言懿行爲師法晚
年喜參同契諸書豁其姦與與人交不苟然諾排解急
難不遺餘力賙恤無倦容尤篤鄉誼山右三忠祠三晉

會館俱捐俸爲倡又葺楊忠愍故宅爲祠祀之永定門外創舉掩骼會釐定條約其勇於爲義若此所著有紫雲山房詩文集藏於家配任淑人以賢淑見重戚黨後公八年卒子錫齡乙未科進士京畿道監察御史祝齡己酉科進士戸部河南司主事孫男九人

邵晉涵曰公寄興蕭遠好扶翼後進春秋招集若給孤寺左之古藤憫忠寺之海棠黑窰廠之蒹葭晉涵未嘗不追陪杖履也錫齡與晉涵同鄉薦服闋來京師偕晉涵躡檀柘訪公及諸老題名相隔幾二十年諸老零落盡矣嗚呼公之樹立豈僅以文采風流見推於後進耶

孝廉蔣君家傳

君諱勵容字德載世居廣西全州之萬鄉龍水村爲望族考諱振棨直隸慶雲知縣有惠政君昆季六人次居第五性靜默嗜學若飢渴樸於貌而瑩於心讀書遇奧義湛思達旦必得誅然解然後釋嘗曰書以益人神智胸中有窒礙曷以受其益矣故其詮釋經言多闡前人所未發顧不喜爲帖括家言好取宋儒書反覆研討務得其旨歸期於不言而躬行然其文亦日進理洽氣昌卒常屈其儕偶諸兄強之應試入州學歲庚子舉於鄉計偕屢報罷注籍吏部以知縣待銓歸里視聲華靡曼

之習洎如也君自少以孝聞善測親指巧變無方悉由於誠摯處摹從閒推甘讓煖居常好舉古人嘉言懿行相切直而詞氣雖怡聞者意醉第四兄勵宣宦江南攝青浦縣事君往省之值徵漕糈令君鉤稽簿籍隸人見君木訥佯左右語君徐合其要老吏精心計者不能欺爲之咋舌君嚴於取與有以非義干者正色拒之如去垢洗蘚中賓客及僚采往來者初見君疑爲難合旣而款款殷殷靡不心折洎聞君病歿俱隕涕失聲稱君之行誼幾於俯仰無愧怍云君卒以乙亥正月年五十有一娶曹氏繼陸氏俱無出以勵宣子啟錦爲後

論曰余知君在庚子之秋君之文可以行遠行可以靡世而遽止於斯其命也夫漢世有舉孝舉廉之令而後世以舉人之試禮部者稱孝廉識者譏之若君之順於親嚴於義利斯不愧爲眞孝廉與

胸室孫孺人家傳

孺人姓孫氏山陰陽川里人祖諱紹曾康熙中爲名御史考諱書玉國子監生母姚以節孝旌孺人少端慧知書稍長嫻禮儀念母茹苦勤織紉佐母薪米計年二十二歸陶篁村先生陶氏故紹興望族以讀學能文世其家二百年仕宦多清白無一壠之殖以遺子孫先生祖月川公嘗官彭水知縣漳州同知官歸貧益甚孺人于歸時逮事祖舅祖姑君舅君姑家門燕洽賓客過從文酒無虛日以孺人賢命知中饋事祖姑胡太宜人朝夕奉膳非孺人手調弗善也其後事君姑章太安人亦然

性警敏耳目所睹記終身不忘庭除竈溷條次井井祖舅晚歲好與子若孫講授文史輒至中夜供粔籹糜飲無失時孺人方舉子延珍晨起劬於背操作如平時寢門省視中帬廁牏躬自浣濯夜則哺兒於膝就榻几籌燈手製姑嫜及女妐女叔衣履或紉綻舊衣往往達曙後連舉子女自哺之未嘗廢事胡太宜人臨沒取竹根簪授之曰極知汝賢孝能安貧願汝如我壽用昌子孫此簪所以誌也章太安人偶得疾孺人夜四五起或侍立竟夕暑月持藥甌過中堂有蛇伏檻側履其尾以爲敗絮燭之蛇蠕蠕動方大驚蛇帖首徑去不傷人人以

為孝感所致焉篁村先生以文學著聲海內貧故遠遊東至淮泗歷燕趙南還客廣陵嶺南白下復兩入八閩藉束脩所入養其親顧道遠音耗不時至歲丙子大饑孺人支持內外事屏當箱篋殆盡先生馳歸適女病垂斃語先生曰毋日營甘肥奉堂上歡餘飯一盂以飼予毋未嘗舉箸也歲己卯復饑或至無以舉火孺人擷牆下桑滿筐使人易酒肴奉章太安人退取越宿炊餅炙於火與次子廷琡分食其一戒弗令太安人知先生以高才屢躓棘闈廷珍亦九應鄉試報罷孺人相對激厲語絕痛然究以蠱蓋力學為兢兢云先生是廷珍少入塾

讀史記孺人退省所業以淮陰侯傳對歎曰世不乏漂母但少命世才如韓王孫耳延琰年及冠興月倣袍不掩骭意不懌孺人誡之曰汝不思努力獨不念此褸褸者來處大不易耶其因事善導類此乙未冬以勞瘁遘危疾自度不起篁村先生視之曰詩有之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婦人從夫甘苦與共汝爲吾家婦四十三年頗覆偪迫不獲一日之逸豫而將歸冥漠荼則有之薺將安在吾負汝多矣孺人憮然曰噫嘻仰惟吾祖爲直臣吾母以節顯竊自懼有忝家聲今幸無違德蒙君高義垂念糟糠兩兒皆知書識字吾何憾惟不獲終事吾君

姑爲大慼矣越旬餘章太安人以耄年得痰疾壽終孺人猶起坐哭臨病益篤丙申正月二日卒年六十有四子二人廷珍辛卯科舉人分發甘肅候補知縣廷珹辛丑科進士孫二人孫女五人

論曰晉涵與廷珍廷珹爲昆弟交廷珍客京師嘗述㓜多病善嘑太孺人抱起夜樂姍行室中復恐貽章太安人憂則於帳中跽兩膝旋行達旦語哽咽不成聲至流涕乙未冬廷珍聞太孺人疾倉猝歸晉涵以丁吾母憂南奔廷珍猶及侍母疾數日而晉涵抱恨終天靦顏人世視廷珍有餘愧矣太孺人家世無拂逆而養親禦窮

幣子其勞勩倍於人人廷瑕以進士家居屬晉涵爲家傳反覆讀狀葢與吾母有絶相類者廷珍兄弟厲學砥行能自顯其親負疚如晉涵惡足以傳太孺人哉

金室項恭人家傳

恭人姓項氏年二十六為中大夫與齋金公副室謙粹勤愼能相輔以有成里黨奉為女師先是與齋公娶王淑人繼娶吳淑人俱早世恭人來歸公見其端莊深器之命司內政公秉性至孝終身孺慕遇忌日輒屏酒食弗御恭人視蘋蘩考先人嚼昔所嗜手治腆潔如將進食然復以不獲親奉盤匜為恨公好為德於鄉人以緩急告必賙之恭人推分解橐無吝色公馭下以寬恩嘗覯危疾於東江旅舍老僕汪魁元夜禱於神叩頭出血不為止其感人之深如此然治家持禮法有過未嘗縱

貲恭人從容慰解徐喻以理令其知悔過公時爲解顏事公二十年公不問門內事而部署整秩用能拓前業而裕後昆者恭人輔翊之力也恭人淳固樸靜厭棄羅綺尤不喜近時簪飾嘗曰吾少時家故貧荊釵裙布習而安焉今以餘貲變爲華麗頓改故常吾勿忍且改其常而務華麗於吾身庸愈乎夫立身以明禮爲先不在衣食之美水陸之珍珠璣之飾所靡費多靡而不適於用毋寧崇儉以惜福而因可明吾志乎教子則以義謂孩提之嚬笑長大之性情見焉養其性情俾歸於醇正必自孩提始公有從弟曰羽階先生武林詩人也少與

公同學長而相倚若左右手羽階先生爲子娶婦而得
疾舉家惶惑公命恭人理其事自親迎至廟見賓朋之
禮宴儀從之勞費次第井井羽階先生歎曰吾向聞其
德今乃知其才之裕也然何莫非孝友之德所釀著哉
恭人體素弱恆苦脾泄後以勞瘁病瘧卒年四十有四
時乾隆三十一年九月也後以子泳候補布政司理問
加二級候選遲同
誥贈宜人晉贈恭人子一人卽泳孫三人長棫議敘卽
用主事出繼長房省菴公次樾候選翰林院孔目次棣
論曰余撰與齋公墓志欵其能惇倫以推惠於鄉國及

觀恭人行略而知公之一意行義無內顧憂者恭人功為多余旣書公大事於志而復晉綴其小節附載於恭人之傳所謂相得益彰者歟恭人不永其年而言動舉可爲世法詩云釐爾女士鄭箋謂女子而有士行者其恭人之謂哉

孫母許太孺人家傳

孺人許氏宜興人義寧縣知縣某女字武進孫君枝生贅於官署甫舉子而夫歿義寧君欲奪其志孺人以死自誓義寧君曰我豈老悖不知婦人當從一而終哉我無子族屬衰微莫克任祀事者老將倚女而女倚壻壻亡女獨居我老誰倚矣因哭不能止孺人收涕對曰立後以嗣宗祧義也所後之子其才與其不才與命也女倚壻以生而壻早歿纍焉保此藐孤亦命也父母老矣尚善飯幸而女得終事百年所爲春秋之事請與嗣子均任其職無遺父母憂義寧君感其言遽止未幾義寧

君疾革始立後割貲之半畀孺人令視後事孺人強起治喪秩理內外卻部民賻贈謂勿黷吾父廉聲躬自屏當藁篋約束僕媼扶父及夫柩輕舟溯三湘下洞庭九江風濤盪播每哀號潮水爲驟減數尺屢瀕危險卒無恙至宜興母尋卒迺營治高隴奉父母合葬如禮授嗣子產俾歲修祀事於是攜幼孤從夫柩歸武進孫氏孺人故宦家女習見華縟既嫠居務自刻厲以針黹自給惟教子厲志於學嘗曰語有之寡婦教子無威吾懼焉孫氏自明初賜第武進閥閱之後代以名節相嬗懼汝之不克繩先業也數年學成則使遊學京師以廣其志

長孫有異稟多方開導之遂有聞於時乾隆三十年有
司以守節事上聞
詔建節孝坊四十五年以子官教諭遇
覃恩勅封太孺人孺人乃稱曰吾少更憂患自信爲命
固然爾義所當爲敢不自勗今者子能祿養孫有才名
權其盈虛𡸁爲福矣子若孫其以義命自安也先是義
導若嗣子愿魯不數年盡喪所授資孺人恆賙給之春
秋祀父母於家其就養於學署也出所置田三十畝爲
先世祀田令族黨經理其貲樹先人墓櫝族黨並奉爲
女師子勳乾隆二十一年舉人今官句容教諭孫三人

星衍星衡星潤

論曰晉涵過常州聞有孫氏宜與三房者以慈惠稱里中及與星衍交始知所謂三房者以賂君行三其稱宜與者從孺人而言也孺人以完貞成孝而錫類之及人者若此詩不云乎釐爾女士鄭箋謂女子而有士行者其孺人之謂哉

俞太安人家傳

俞安人丙子科舉人封翰林院編修景載先生之繼配也先生與晉涵爲親同姓昆弟晉涵年十一從受經故稱先生安人考諱一鳴官松江府經歷妣余氏早歿安人鞠於祖母能得祖母歡年二十一來歸事姑張太安人克盡孝養張太安人寡言儉自奉躬勤操作安人性情相符合授以事如素嫻習張太安人嘗曰古者稱婦學於姑若新婦迺不待學而能者先生性嚴毅舉止未嘗踰尺寸狎褻之言無由得至於耳安人佐以靜穆屋數椽內外整飭終歲無嬉笑聲先生體羸善病安人亦

時苦胃脘疾然調侍先生藥餌進湯粥夜或數起不以寒暑間恆產不及中人儉歲匱於用輒典質簪珥奩篋爲之醫家乏之使令凡廚湢任鐙浣濯煩辱之事悉親治之故勞勩倍至先生篤志問學家居讀書課子不稍自暇適晉涵比屋以居年十四五以多病漸習呰惰夜過半聞先生誦授聲琅然徹戶牖亦知力疾強起執卷就鐙安人紡績佐讀每至丙夜吾母數舉安人之賢爲諸婦法云先生課子嚴時有所督責安人意憐之及先生客他所則趣令進學務倍常課謂童稚心易放讀書忌作輟恆用兢兢其明於大義若此先生自丁丑會試後

愈張太安人年老戒心遠遊遂不再應計教課旁縣束脯所入稍豐恆產時見增益奉張太安人甘脆有加安人仍未嘗特具羹胾張太安人年八十餘壽終襄大事竭哀盡誠既而子瑛擢上第官於

朝安人受

封誥尚泫然悲先姑不及見也先生自傷孤露讀書至小弁之愈我辰離騷之言初度必掩卷而哭故終身屏謝世俗所爲生日獻壽之儀先生以丙午二月殁己酉瑛服闋將北上戚黨以安人年七十謀豫集音樂爲安人稱慶瑛徐以爲請安人正色曰先命未改吾忍爲之

哉卒年七十有四子二人瑛甲辰科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敀內閣中書玢例貢生女二人並適士族其奩贈之資皆取具於安人十指也晉涵事嫂如母習知門內事會族人將修家譜瑛因屬晉涵據所知者爲之傳

書章孺人事

重光單閼之七月予過蘇州始識童君北硯於旅舍自少時習聞其行誼相見如舊識得與忘年之契既又申以婚姻粤十有三年君行年六十有四孺人年六十戚黨製屏幛將走書京師請余撰題詞道遠不果及予來邗溝有請余補撰者予謂祝嘏稱頌之詞不足以紀實且予聞孺人內行甚悉摭其實莫如書事宜迺據所知者書之孺人章氏會稽道墟里人世爲紹興望族家饒於貲孺人獨喜簡約嫺女訓勤鍼黹厭棄羅綺早歲喪父爲大父所鍾愛嚴於擇對時君方讀書道墟家故貧

布袍蔬食僅自給意氣踱踔同舍同舍生目哂之君自
若異日章太公杖過書塾顧見君偉視之詢所業精敏
異常兒則大喜還告孺人母曰欲爲女孫相攸今斯得
人矣遂招君於家贅焉童氏代居山陰之昌安累世仕
宦多清白吏無餘貲君少孤家舊貯書籍大半爲人取
去旣脫身遊外家益自振迅不欲久居歲餘逕挾策走
京師然漠然無所遇紹興多聚族居歲時祀事頗近古
人合食禮尤重寒食上塚之祭士大夫攀條怵惕或逾
時悲慟而一二豪家輒聯舫楫飭廚傳佐以簫鼓箏笛
鵠首雜遝花卉城內外累屬不絕兒童拍手曰此看上

墳船時也君既留京師孺人獨居傷不逮事舅姑寒食念郊原先隴誰爲奠酒漿治荊楚者泫然淚下知君故有姊適人矣爰解奩中錢使人持告之曰先舅姑上隴之祭願諉諈女姒俾慰遠遊者心且以伸新婦不獲親事之痛後遇祀事亦然嗟夫墓祭非古然春秋展視子孫情有不容已則體有不可廢若夫哀意衰而佐以遊觀是謂廢禮觀孺人創念先壟肫懇悱惻可以補禮經而矯末俗矣君北遊數載以誠信孚於人交日廣勇於爲義好拯人急難嘗爲友人所連染幾得奇禍孺人聞之不食數日搏顙禱於神祈以身代事解迺已君垂橐

還里門不以自悔嗜義彌甚孺人亦慨慷見義行輒從
恿之旋迎孺人歸委以家政嗣後遍歷南北閱歲始歸
不逾時復出以爲常舉丈夫子四躬撫視之稍長爲延
師分授以藝皆有成立孺人有遠識事未至而豫爲之
備雖貧居不形支詘宗族姻婭之往來無失禮者遇困
乏則賙恤有加焉論者謂君以才諝爲遠近所推許顧
爲人謀則善而自計則疎然家政悉委孺人則不煩言
而事已集然後知孺人相與有成也董氏故居在白馬
巖爲前明劉忠介講學地余嘗訪白馬巖居值君初歸
自門街至堂涂肅肅焉几筵樽俎之列秩秩焉徐令諸

子出見雖雖焉余起撫巖石拂拭明人題名笑語君曰講學之流風遠女士矣君輒首肯亦以余言爲善也君中歲後久遊揚州家日起益勤內行修譜牒繕家廟胥以身任之孺人乃割曩時奩田十畝供高曾歲事以十畝佐家廟秩祀之資復念少失怙諱日輒內悲爲相視墓田起高隴母老月饋時製一於誠信母氏安焉比歲同居揚州君好任卹孺人亦喜廣慈惠白首矜莊子婦環侍連舉數孫長知向學矣然君與孺人爲善若不及恒自兢兢云余子婦爲君姪女嘗述孺人之言曰習勞則健心無愧則身安我少多疾病爲吾母所哀憐洎食

貧躬自操作自滀廚井檜烹飪浣濯米鹽淩雜並取具於十指夜取燈檠度牀版一手哺兒乳一手縫小兒褌或紉征衣雞三鳴始寐曙即起不自覺肄勞而飲食勝常夙疾亦愈行旣久但知日有當作事否則心不安耳今雖老頗不耐自逸也余謂孺人之所言幾於知道矣然則孺人之享長年而臻豫順集慶於後昆者以此